

吴风越雨

## 四月花事

| 叶建兴文 |

我在云南旅游,看到微信邻里圈里金邻发了我家小院的照片,说花开得好。我以为是夸盆栽的两盆牡丹,寻思走时“洛阳红”已然盛开,应该谢了。回家后不期是墙里墙外的月季闪亮登场了。院子东侧两棵月季争相竞放。今年的月季花型开得特别大,比碗口还大且色泽纯正。粉红的那棵顶层的花朵超过围墙向阳而生,右边一侧的花挨挨挤挤越过鲜红的红榉木花与左边一棵大红色月季交相辉映。红白二色的碎花,簇拥着与齐膝高的红杜鹃连成一片。南边红枫树旁的深紫色月季枝蔓四出,硕大的花朵与红枫叶、绿竹枝相映成趣,花朵中央吐出一丝丝金黄色的蕊,仰面望去云蒸霞蔚,姹紫嫣红,堆锦叠秀。阳光下的层层月季就像旧时江南新娘出阁时的一叠叠蜀锦绣被,宛如十里红妆。东坡《游张山人园》诗云:“壁间一轴烟萝子,盆里千枝锦被堆”,欧阳修眼里的如花似锦:“织出新番蜀锦窠”,宋张侃则说:“偶因无事寻诗句,又见沿溪锦绣堆”,可见往昔古人赏花也与此同感。

月季的香气本就浓郁,这么多花儿齐齐开放,透过鼻间直抵脑门,弥漫开去,自然引来人们的注目。花丛中小黄蜂在采蜜鸣叫,蝴蝶在款款穿行。一只白色的猫在石缸里饮水,尔后在红花绿叶下徘徊嗅探。不断有人看花拍摄,一位时尚奶奶问孙女花可好看?小朋友说好看,奶奶叮嘱花儿好看不能摘呀。看到这

一幕心里特高兴,于花事我绝对是业余的,刚开始时还以为蔷薇、玫瑰与月季是一回事,傻傻地分不清。侍草弄花虽说是退休后的事,哪指望能引人来打卡,能种活花就不错了。但给自己带来宁静,给人们带来美的愉悦和享受,就真是一种意外了。

院里的几棵月季已结满花苞,似乎是在排队候场了。一盆“洛阳红”果然谢了,另一盆有一朵绿牡丹虽然开着,但在四周“红紫叶繁矜色美”的月季围观下,绿牡丹似乎有些羞赧,自在清风中凌乱。牡丹到底是“花中之王”,在春风里雍容华贵、独领风骚,就问群芳服不服?只奈人说四月春将尽,牡丹也只能放下了身段。朱淑真《长春花》也道出了这种感受:“一枝才谢一枝殷,自是春工不与闲,纵使牡丹称绝艳,到头荣瘁片时间。”春去夏来,当人们看到繁花落尽顿生伤春之感时,月季来了,而且成群结队,呼朋唤友,把自己的焯焯红、赤赤紫、腊腊黄、碧碧绿染遍了小院、溪边、墙头。月季是蔷薇科常绿灌木,也称“长春花”“月月红”。如果牡丹“冠王”,那月季坐上“皇后之位”也是妥妥的了。清《花镜》述该花藤本丛生,枝干多刺而不甚长。四季开红花,有深浅白之异,与蔷薇相类,而香过之。资深花匠嘱,此花怕涝喜阳,要吃腥,勤除虫。今年花红硕大大约得益于去年临寒之时施了鱼腥之物。

中国是花的国度,皇家御院里种花,百姓土墙窗边也栽

花。欣赏眼前的红花红云,不禁遥想起先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花事。坊间有位面目清癯、美髯飘飘的朱先生,他家院子不大,靠山墙安了一个大缸,一半埋在土里,各色各样的金鱼在水草间游弋,西面种了几棵月季和牡丹,有一棵墨绿色牡丹尤为珍贵,是镇院之宝。老人轻易不让靠近,更不能嗅,说花也怕俗气。我家有一个小天井,于是我娘寻思种些什么,请朱先生合计,朱先生欣然应允,说大小姐你平日里忙,种蔷薇花吧。我娘说会不会出虫,朱先生说不会,好种、好看,满院香。一天清晨朱先生带着花种和工具,在南墙脚边开垦一畦泥地,播了种子。刚开始也不怎么样,但过了半年,比筷子稍粗的带刺的墨绿色枝条一根根破土而出了,越长越密,越长越多。又过了些时节,细细密密的枝蔓蹿出来了,叶子也长出来了,花苞也露头了,花蕾也开花了。花朵开足亦有酒盅大小,但颜色红,红里透紫。到来年暮春时分,更了不得了,墨绿色的叶和枝蔓把南墙遮得密不透风,彤彤红、紫艳艳的花儿开得满墙都是,俨然一堵花墙,那香气透骨,真正的满院香。拿一张竹椅在花下喝茶,真把你熏得醉了。于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来采摘,把香带回去了。这花生命力也强,你越采摘,来年开得更猛。我娘请先生来赏花,朱先生乐呵呵地在院里看了一会花,挺心满意足的:“十姊妹,闹猛!”

文学圆桌

## 关于散文诗的十个自我问答

| 苏建平文 |

## 1 散文诗地位如何?

——鲁迅应该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不然他写不出《野草》来。但《野草》恰是现代文学最高成就之一。同样,圣·琼·佩斯也从不会去想这问题。对他们来说,每一个作品,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 2 有无必要为散文诗正名?

——毫无必要。真的。任何事物,其存在主要依赖自身。对散文诗来说,需要拿出足够强有力的文本。

## 3 何谓好坏?

——最根本意义上,在同等语言表现力的情况下,就看哲学思维的含量。最好的书总是在思维上提供了新鲜角度的书。

## 4 现实如何去抓取和表现?

——毫无疑问,首先得学会克服来自这个现实世界的美好诱惑。现实像八脚章鱼,它贪婪的对象恰好是人,因为人总爱吃甜食。维持日常生命的是甜食,但危急时救命的却是苦药。这世上,甜食总是多于苦药。赫拉利·尤瓦尔在《人类简史》中早就指出了人的趋甜本能,它已内化为基因的一部分。这两者在写作上,表现为“易”的写作与“难”的写作。历史早就证明了,“易”的写作在任何一个当下时段里总占上风,除非你赌一把:像药物学家李时珍一样冒着危险去品尝百草。鲁迅的《野草》应该就是尝过百草的结果。

## 5 散文诗本性何在?

——本性如此简洁,仅仅只一个字:诗。散文诗至于哲学,才在远处完成其诗性。

## 6 如何看待不同类散文诗的存在?

——打个比方,一座埃及金字塔只有一个尖顶,基座上却有众多石块。都合理。都必要。大众对诗歌的理解水平基本处在两个层面上:要么是唐诗宋词的记忆,要么是浪漫主义的情怀。这决定了很多散文诗只是在这一层次上产生并喂养大众。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大众尚没有能力涉及。

## 7 散文诗有何独特品质?

——在一个“诗”的空间里尽情表演自由度极高的空翻的杂技。唯一的要求是:诗性在其中。

## 8 有没有需要警惕的某种现象?

——如果说有,现在多少作品的题目整得多么有“诗意”啊!翻翻微信圈,一抓一大把!但恰恰是这些看起来“诗意”的东西,本质上根本不是诗。十个作品,一百个作品,其实仅仅是一个作品。谁在创作?谁在创造?分行诗同样有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多少人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真正的诗必须是有“言”的:这个“言”,是关于世界的某种秘密。

## 9 散文诗作者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强烈的作者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度意象的展示,与现实的不懈对话,深刻诗性的捕捉(而非治愈系的小诗意)。如果碰巧说出了一个既深邃又常识的句子,那是神授。

## 10 作为一个散文诗人,如何完成自己?

——寻找独属于自己的“指纹”。九叶派诗人,郑敏老太太曾经提出过:一个诗人应该拥有自己的“指纹”。这对任何一个散文诗人一样有效和必然。要知道,在刑侦领域,“指纹”是一种独特的个人标识。读者按纹索骥,如果在字里行间一下子找到了你,那是因为你设置了最个人化的密码。它拒绝了众声雷同、千篇一律。它方便真正的读者与你交谈。

片羽

## 苋菜

| 蒋森度文 |

春天,是叶菜断档的时候,这时苋菜进了菜场,苋菜补缺!每年,立夏见“三鲜”:蚕豆、苋菜、蒜苗。苋菜名列其中,“三鲜”进菜篮,苋菜在季节上抢先,春天带来了口福,吃客满心欢喜。

苋菜的种子很小,至少不会比芥菜籽大,为什么人们称不上路的人小气,说成“芥菜籽的量子”,不说苋菜籽微小呢?可能人们对苋菜的偏爱,不忍把这么不雅的喻意放上去。苋菜籽尽管微小,但每粒籽都涂上一层油亮的“黑漆”,黑到在阳光下发亮。

蔬菜中主角配角分明,老法种菜,整块好田,种青菜、白菜、萝卜。至于边角田,十边田,屋前房后小块旱田,按季播种。苋菜籽落在地上,发芽、长叶,幼嫩的叶秀秀的。苋菜展叶,叶中映出一点红,萃取阳光,叶放大,红出色。这一小点红色,慢慢地会长出一小块来,红色上的中心“地盘”,是红色对绿叶“咬”上一口,出血印?

还不如说“亲”上一口更适合,多相配,成标配。“咬”和“亲”表现相同意思,相亲相爱。苋菜叶薄如蝉翅,风儿轻轻吹,片片得意抖动,从来不会生出张扬的念头,似黄毛丫头,弱弱地靠边站着,保持小巧姿色,安静、淡定,把蓬勃之势留在最后。轮到它上市,才显神气,挺身而出,像模像样长出可用手捏上的一颗颗枝叶丰盛的叶菜。于是乎,听市场口令:早上市,晚落市,中间不缺席。

烧、炒、炖,巧用烹饪,为把菜肴做出可口。年轻人上口喜硬脆,脆生香,少有老人的份啊!一上年纪的人,吃菜喜软熟。苋菜的吃口,软绵不失新鲜,轻咬慢嚼,伴着饭粒,生出滋味。

苋菜装盘上桌,叶上的红色是神奇的“染料”,叶面上固定的“红色”,居然活化,释放色素,把菜汤染红。殷红、洋红、鲜红,配成汤色,一上眼就增食欲。说起红色菜肴,老人对小孩说:有补血功能。把汤汁浇在饭上,渗进饭粒,饭粒上色,

有机色,真货!三口两口吃着,滑爽!老人和孩子更乐意。

苋菜在种田人手上,是一笔带过的小叶菜,说大了,也仅是蔬菜中的“平头百姓”。我记得小辰光,一次饭前母亲见当天吃饭人多,菜少恐“光盘”。要我 go 去田头摘三把苋菜,须臾,苋菜洗净,入锅,三炒二翻,出锅上桌。桌面上,现采摘,鲜香之感显出来了,说不上丰盛饭菜,却可以免去“光盘”的尴尬。

菜地上苋菜留下几枝,长高,梗杆长粗,家中老人最爱一道秘制小菜:割下菜梗,撕皮,切断,扎成小捆,略为晾干一下,漫人家中的咸菜水中,无须多日,取出“臭菜水”浸出的苋菜梗,在清水中浸漂,上蒸,成了缺牙的老人爱吃的一道软烂的菜梗。风味独特,吃饭搭粥,津津有味,年轻人不会不屑一顾吧?

每次吃上苋菜,我默默无闻。当我想到生活中甘当配角的人,背后都让人啧啧称道。苋菜给我补上一课,虽是普通,却分外诗意。